高識傳

七

和書門 類 一六八一九 號 二一六 函 二 架 五七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六八一九 號 五七 冊 二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8)	
函號	210	32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目録

章惇　郭德成
陳平　僧景祥
郭子興　劉基
張信母　李公佐解夢
元術士　岳鄂王
李師中　漢孔休　漢高祖聰畧預知
李文靖　朝鮮王謁明燕王
趙東野先見　郭欽
富弼　范仲淹

昌平坂學問所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宋太祖　馬援
萬二　卓敬
王守仁　李卓吾
明劉貢士　張布衣名由
高攸遠　王晃
杜時昇　孫叔敖
漢相國蕭何　張文節公
宋晏敦復　皮日休論才望顕於時殆
程顥論新法　壯琥
司馬公保身說　侯敏妻
李文靖　文量論盜
富貴不如貧賤壽考不如夭死者　張詠
李純甫　王陵
吳越王錢鏐　劉伯川善觀人
王道亨　劉向
劉大夏　齊高洋
韓雍　許世緒
孫思邈　何曾
程昱　錢俶
陸游　明道

晉孝廉　文履素
苗之易長不熟之候　鄙嗇之極必生奢
功成不受賞　作荒　倪瓚
史叔賓　謝邊
逢萌　梁冀滅門
獻帝時服妖　高麗金緣李資諒
石瀆子　劉基
太尉高公　周必達
採桑娘　張陳無後
郭璞葬地　向子忞
司馬温公　老女乳出
荀卿　星者劉日新
兼年之食　國将亡聽於神
治亂安危之理　先見
明道先生　蕭何先見

目録終

高識傳卷之七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章惇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職方郎中徙蘇州惇自幼豪雋識敏過人博學善文登名恥姪衡在上委勑而出再舉果占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游潭其下絶壁萬仞横木其上軾懼不敢進惇平歩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登濡筆大書石壁旣還神色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問故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也因大笑

弘簡録

郭德成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内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脱鞾露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乎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陳平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彦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稱彦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言無亦有類乎而彦超同時將兵若曹彬乃眞仁人者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耳豈必多殺為功哉

僧景祥

宋豫章靖安縣寶峯山寺下屠者張生素無賴而貧每入寺景祥長老必善視之親飼以食或令左右烹茶以待侍僧怪笑曰此狗盜無賴小人何待之過祥曰非爾所知此人異日必富貴乃山門大檀越藉其外護吾先施恩結之衆問故祥曰張生真餓鬼形他日打破世界却是此人出來做事不作碌碌人也及建炎末金虜寇江西張率里人捍禦獲七俘盡得所掠金寶富盖一鄉府奏爲上功得官享年八十果盡力於寶峯寺衆始服祥師知人祥南城人姓傅道行高潔爲叢林名宿云

郭子興

元至正壬辰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時太祖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以告子興興親馳活之撫之麾下召與語異之居數月興忽謂曰汝單居獨處當爲汝婚歸與夫人語次日夫人見而惋惜曰方今兵亂正當收養豪傑此子舉止異常若不撫之於家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興悟遂以女妻之是爲孝慈皇后

劉基

劉基自幼聰明絶人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飮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擧基為行省都事基建議以為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請于朝丞相受方氏賂准招安授方國珍以官乃駮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未幾行省

復起基用之以時不可爲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倉并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且天命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趍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傳信録載基為高安縣丞時詠縣者先有知天文術數者基與語其人曰公聰明絶人器識宏遠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相付基得究觀其說詞

林記基在縣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見基乃以其學授之按傳信錄所稱者是也

張信母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以爲憂其母問曰子憂何事信曰兒統千萬軍能無憂乎母曰汝才統御有餘非憂此也汝勿瞞我信屏左右曰今有勅取王爲之柰何母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憶汝父之言乎蓋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

勅至信艴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啟欲見王不可又啟不可三啟終不可乃乗女轎徑詣王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復曰我眞有疾何言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有勅令信執王果無意乎當執以獻如有意乎當以告　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爲恩張乃召姚廣孝謀靖難未幾簷瓦墜地王謂不祥不懌孝曰祥也王罵此何祥孝曰天欲易黄瓦耳是日謀乃定

出小史　王鏊撰

李公佐解夢

宋時有尼妙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經商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賊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夢覺疑莫能解有李公佐能解曰殺汝父申蘭也殺汝夫申春也葢猴申生車去兩頭爲申字門東草爲蘭字禾中走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爲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詢訪有申村村中有申蘭申春兄弟因往求傭年餘乃知其殺父夫之盗侯二盗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定罪妙寂乃從釋教爲尼

李公解夢神哉

元術士

元主召一術士問以國祚何如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矣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

已上羣譚採餘

岳鄂王

岳飛字鵬擧相州湯陰人家世農業曾祖成祖立父和母姚氏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父異

之曰汝他日必能徇國死義

李師中

李師中字誠之負氣節好議論尤善知人方王安石知鄞縣時或言包拯為叅政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其言方信師中每見上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喜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其氣未嘗少衰

漢孔休

預知王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董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蓬窓實錄）

漢高祖聰畧預知

立沛侯濞為吳王上召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云云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夫高祖既知濞有反相何不封諸小國陋地而反

置之吳既知呂氏必危劉何不早除之以靖國既知勃能安劉設言之而呂后顧誅之則安劉者又將誅諸何人此皆不可曉事或史臣之傅會也濞乃郃陽侯仲之子也又唐太宗得秘讖唐中弱有女武代王李淳風既知在宮中及云四十年而王太宗亦不能誅之殆皆天數非人所能爲也　留青日札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且方參預政事時西北偶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皇朝類苑　盧陵集

朝鮮王謁明燕王

我太宗之朝京師也太宗文皇帝以燕王在藩邸太宗過謁文皇帝與言大悅寵遇款至太宗還國我朝士大夫問太宗曰天下大定乎時高皇倦勤建文爲太子太宗曰我觀燕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恢廓大度非久爲藩王者也天下之定未可知也未幾文皇帝以燕王有天下人皆服太宗先見之明文皇帝登極

眷佑我太宗異常數每語國人曰朕嘗見汝國主真天人也

筆苑雜記 徐相公

趙東野先見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峰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横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人雨晴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刻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宋稗類鈔

郭欽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内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卒有五胡之亂

富弼

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値華虜爭勝之日故以契丹爲言其實理合罷宴不係虜之行不行也

范仲淹

刼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
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
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
之法在必誅今高郵無兵與械且小民之情醵出財
物而免于殺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釋之弼
怒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
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
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弼不謂然及二人出
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
傍偟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宋太祖

宋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猳豬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
太祖來嘗令畜自稚養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累朝
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餘忽獲妖人于禁
中索豬血澆之倉卒不得方悟祖宗遺慮

馬援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种
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
起矣卿曹戒愼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

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种亦與禍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萬二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二歎曰兆已萌矣即以家貲付托諸僕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汎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獨此人獲令終

卓敬

建文初燕王來朝戶部二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邸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齊黃諸公無此高議使此議果行靖難之師亦何名而起

王守仁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塲中陽明亟欲一會不能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瞷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共賭龍溪

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大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才如龍溪陽明所必欲得也然非陽明亦何能得龍溪乎使遇今之講學者且以酒肆博塲獲罪矣 以上知囊

李卓吾

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康莊說李卓吾所居馬誠經綸御史別業在通州城中東南隅近文昌閣瀕水曰蓮花菴今為袁氏園亭其基在北門外里許圈為馬廠墓上僅存古栢一株劉僉都廷諫作袁住傳云袁住通州人日為馬侍御家傭水李卓吾寓於馬氏多嫚罵縉紳輩相接或終日不與語一見袁住輒曰好男子好男子或一日不見輒曰目中何無袁住然住形貌鬼瑣傭水外無他能無以異衆人也卓吾死詔獄方署尸腐馬氏諸僕亾敢近者獨住直前抱持痛哭殯含曲盡其事噫袁住至性耶卓吾前知耶抑無心之遇如仙家所謂動止皆因者耶 居易錄

明劉貢士

江西吉水縣劉貢士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秉筆內臣出其門下者頗多太監杜秩亨亦其徒也劉在京師時兼行堪輿之術尤精于天文公侯家皆敬禮甲申年劉赴京候選寓杜太監家聞賊入秦中劉與杜夜

高識傳

觀乾象憂形于色杜叩其所以劉不荅至賊圍城問劉天文氣數何如劉怒曰汝曹事聖君當盡心報國則已他何問也次日見杜有異志遂推翻几席大罵而出不知所往　勦闖小說

張布衣名由

名由初名凡字公路嘉定人通古今學好奇計家在安亭有田數百畝僮僕數十人一旦盡弃去爲貧人人皆笑之已而徭役繁數里中中人之家或嬰縲絏充死囹圄而公路坐環堵中讀書談道足跡不至縣庭向之笑者皆嘆慕焉　列朝詩集

高攸遠

高遠字攸遠撰烈祖實録二十卷叙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録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録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乗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南唐書　陸游

王晃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
諸生誦書聽已輙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
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
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佛膝上執策映長
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
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録爲子弟學遂爲通
儒性卒(恐卒之誤)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
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
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
作郎李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
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
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
之去去不百步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
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
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
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
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
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
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
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

高識傳

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晃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晃為妄晃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輙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鵰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　人譏之晃曰吾藉之以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晃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晃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晃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逸民史 陳繼儒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

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壊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在秦鞏間若假道于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同上

孫叔敖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

漢相國蕭何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張文節公

近故張文節公為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為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祿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情儉為美

高識傳

反以為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歎曰以吾今日之禄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禄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也所得顧不多乎

以上溫公家範

宋晏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知袁州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憚之秦檜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弘簡録

皮日休論才望顯於時殆

皮日休曰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嫉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嫉其為進也難

唐文粹

程顥論新法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

賊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是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也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

北琥

北琥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卧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北公人服其智

賢奕編

司馬公保身說

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亾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

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吳趙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酷禍悲哉 楓窗小牘

侯敏妻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朝埜僉載

李文靖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釂獨李文靖流終觴不懌明日王文正旦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為之則耗斁

高識傳

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於意外則何以支吾流
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
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
追思其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画像置於
事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
其言皆同 曲洧舊聞

文量論盜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
内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
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
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
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
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
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
時途中有抛擊甓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
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
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
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菽園雜記

富貴不如貧賤壽考不如夭死者

人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富

貴壽考父兄以欲之子弟子弟以欲之父兄此又人之至情也謝晦為宋臺右衛還都寧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埜豈門戶福耶乃籬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顏延之以子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權傾一朝凡所以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嘗登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驕狠傲慢其能久乎王晏佐齊明帝廢立建武中爲尚書令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後頻勸之晏

默然不答思遠退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故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而兄曾不以欲之其弟父曾不以欲之其子此其富貴有不如貧賤故也褚淵以宋司空兼太保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齊遂以淵為司徒賓客賀者盈坐淵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又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名士耶名德不昌迺復有期頤之壽故壽考人之所甚欲也而弟曾不以欲之其兄此壽考有不如死夭故也 金壘子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咸平二年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後知益州為世名臣

浙江通志

李純甫

李純甫擢進士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　金史李純甫傳

王陵

司馬懿勲業日隆又誅曹爽奠奪之迹益彰王陵時爲楊州刺史以魏帝受制强臣謀迎立楚王討懿懿知其謀自將中軍攻陵陵知勢窮乃單舸出迎遂送陵至京師過項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懿病白日見逵來并陵為祟因呼陵字曰彦雲緩我懿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迪吉録

呉越王銭鏐

周時呉越王銭鏐時勤貢獻鏐死謂子俶曰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及宋太祖立俶事之彌謹聞宋平江南大懼乃率妻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既歸視事命徙坐于東隅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寧居乎毎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之時江南太原皆竭兵力征討始克平定獨呉越早自效順至太宗時復來朝籍境内軍州縣以獻盖不勞兵頓

甲殺害生民其于仁禮可謂兼之矣改封淮海王兩弟及子孫倶顕官賜賚寵待冠絶當時

劉伯川善觀人　同上

泰和劉伯川平生軽財如糞土中年尚有田數十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遺臓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如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歡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鷄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争看緑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伯川言

王道亨

武城王道亨士嘉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銭百緡酔卧城南荊

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為妖也卽
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
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內藏失
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畧
召而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物往來而非人跡
疑為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羣狙過而伺焉一狙果
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卽欵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
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絶道亨哀號
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是治行聲名大著叅遷方面
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

敏好學遂為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
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絶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
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冠萊公舉頭紅日之句
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共雙槐歲抄

劉向

劉向為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王室權在外
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歲王氏果
代漢　冊府元亀

劉大夏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時嘗遣太監王三保

使西洋獲奇珍無算上命使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
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官尚書項忠令都吏檢故牒劉
先檢得匿之吏不得復令他吏再檢項詰曰署中文
牘焉得失今欲責治之劉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銭穀
數十萬軍民亦死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宜毀
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悟聳然揖謝復指
其位曰公達國體且有陰德此座不久屬公矣後劉
果至大司馬

齊高洋

齊高歡子洋內明外晦衆莫之知歡獨異之曰此兒智
慮過人他日必成吾志一日歡欲試諸子意識使各
理乱絲衆方經治洋乃引刀斷之曰乱者必斬歡益
奇之

韓雍

天順初兩廣亂命韓雍討之師次大藤峽道甚狹旁夾
水田忽有里老儒生數百人持香跪迎曰我輩苦賊
久矣今幸天兵至得為良民願請為前部公遽叱曰
是皆賊也為我縛而斬之左右猶疑既執搜袂中果
出利刄乃悉斷頸頂截手足刳腸胃分掛著棘中累
累相望賊駭嘆以爲神異遂大沮衄　以上遣愁集　張子晋侯

許世緒

許世緒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謠籙今擧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為天下倡帝王之業也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源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子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

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竭涸其燋槁高毉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候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也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

貴侄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
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
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共唐書

何曽

晋武帝每延羣臣多説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
言之不從也何曽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
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
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曽言宋書五行志

程昱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説曹公曰觀劉備有
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
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魏志本紀

錢俶

晋天福中両浙民間語必以趙字為助如飲曰趙飲食
曰趙食之類宋興錢俶獨先恭順葢悟此也隆平集曽南豊

陸游

陸游字務觀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
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晩年再出為韓侂冑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甚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益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明道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夕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遍閲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北窗炙輠

晉孝廉

明末權相當朝尚黨緣阿朋黨鑽刺成風公卿子弟無不登高第者於時晉有一孝廉徃會試覘國乱入闈中不作文字惟題一詩卷上而出其詩曰帝室紛紛選勝場長纓誰請秣南疆山河日缺金甌痛殿門雲擁玉陛傷空負文章夸晉魏不堪時事類隋唐滿朝朱紫羣爭長今日何人相李綱此崇禎癸未事也卷交謄録者送監場監場恐多事毀之未幾京師陷豪貴皆被執登第者皆繫晉孝廉得免

文履素

近有一書生姓文字履素者家苦貧終老不第辛卯秋見買科者紛紛舉國如狂心恨之人皆以為迂此生乃閉門枯坐仰天長嘆賦詩題壁上曰靈鰻秀鯉各争河跛鱉盲鰍亦弄波只恐老漁携網至攫來送汝下深鍋詩成同人皆笑之及榜發買科者登第生悰然無色又賦詩曰神鷹捷鷂赴瓊林野鶩山雞枉費心得食更呼羣子集天羅踈漏豈難擒詩就亦粘之壁上有同學者過而和之曰父不公卿祖翰林勸君科第莫關心何如高枕衡門卧那有龍頭白手擒又和曰朝攫黄金夜渡河那知世外有風波天津不是人兒戯墮落翻身險似鍋亦幾丁酉秋江南榜發科塲之禍作矣諸人服其先見

苗之易長不熟之候　共隱居傚言

鄉人以苗之易長為不熟之候成化辛丑苗插於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黝然而黒農甚憂之至八月望風雨暴作水復横流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飢弘治改元正月置閏五月初苗之插者殆遍易長復如辛丑祀田祖者奔走不絶十八日早大風忽自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随之半日水湧數尺屋壞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至苗被渰濟者大半其驗如此　寓圃雜記

王錡 元禹

鄙嗇之極必生奢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小窓清紀 呉從先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之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覇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伯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作荒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餒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南草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谷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謂其家尊原齋之說

共鶴林 玉露

倪瓚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敂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絶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為人有潔癖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踵至瓚亦時應之至正初海内無事忽散其貲給與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致之逃漁舟以免其弟子信以幣乞畫瓚又斥去士誠恚他日遊湖上聞異香出葭葦間疑為瓚也物色漁舟中果得之杖幾斃終無一言及吳平瓚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編氓至松江寓曹知白家最久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青浦縣志

史叔賓

史叔賓者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謝甄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逢萌

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尾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

梁冀滅門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冀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獻帝時服妖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共後漢書

高麗金緣李資諒

天慶元年謝恩使金緣林有文等入宋皇帝接遇加等金林等還上問皇帝起居金曰帝厚我國享禮異常然凡事皆極後異可為寒心後三年癸巳使李資諒

李永等往朝帝御睿謀殿賜宴製詩示之仍命和進
資諒賡韻曰鹿鳴嘉宴會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天
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宜橘袖中香黄河再報千年瑞
緑醑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叅盛際願歌天保永無
忘此詩語涉淺易而帝大加稱賞以其即事詳當也
明日流傳諸鋪店書之為簇掛諸壁及資諒等辞帝
密諭曰似聞女真比壞後日來朝宜招引數人與偕
資諒曰夷狄貪婪不可通上國宋之廷臣曰女真珍
奇雜出高麗常貿易資諒恐分利他國故沮之陛下
於高麗愛如赤子今資諒負德陽好言而實詐女真
不必藉高麗可遣一介招致後果與交通卒為女真
移神器宋朝群臣不及一資諒之智反以忠言為詐
惜也　補閑集　大尉崔滋　高麗守

石濆子

或問於石濆子曰人之惡孰為大曰愎諫為大曰人之
禍孰為先曰愎諫為大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
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
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
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
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

亡是以不諫也　按出賈誼新書　　閲古隨筆　明穆文熈

劉基

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從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乗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明史

太尉高公

唐勃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邉至資中郡舎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黄昏僧礼讃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悉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兇下數千作乱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髠小髠據此寺為塞凌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　得於資中處士王迢　　北夢瑣言　孫光憲

周必達

方谷珍起兵時造天台隱士周必達問計周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為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而去周意珍復來題詩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討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携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

見詩恨不殺之及事不成方悔曰黃毛野人能料事
至此乃投水死

採桑娘

墨客揮犀載孔子去衛適陳一事子貢子路從道逢採
桑娘夫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婦曰夫子行陳必絕
粮夫子不荅而徐行婦復曰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
問我採桑娘及至果絕粮陳候以九曲明珠俾孔子
穿之不得謂婦有先見使子貢反而詢之至採桑所
婦無再見矣但見桑間聚泥一踰尺許又聚泥三子貢
曰桑者木也泥者土也其杜姓耶旁復有三其三娘
耶適樵者過子貢問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
蘆塘荻渚遶華屋瑶草踈花傍粉墻行過小橋流水
北其間便是杜家庄子貢如其言獲見三娘具述前
事婦莞爾而笑曰此無難塗繇以脂蟞蟻以要使徐
徐而度如不肯過薰之以烟子貢得其術以告夫子
夫子如其言得穿九曲之珠此雖齊東之語然亦人
所未聞而婦與樵皆作韵語七言詩何必始自栢梁
也

共堅瓠集
清褚稼軒

張陳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五世卽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曽孫而以罪絶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厺其死才十年而絶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為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廁上銜刀之見淺矣共容齋隨筆

向子忞

向子忞字宣卿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憚聞者頗駭而後如其言常與胡文定公談當世事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公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旣

歿檜姦邪目著文定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
時侍先君子能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
服公遠識

司馬溫公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
溫公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
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
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先生既沒三
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辨奸略云王叔子見王衍
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
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
盜名者然使無晉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
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
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
然也今有人爲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
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
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
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
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

面而談書詩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宋名臣言行録

老女乳出

宋元嘉中右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修之守平陽城魏軍南伐修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其母乃號踊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没矣修之絶援果以其日陷没　水経注

荀卿

無赫赫之勢則無戚戚之患無炎炎之威則無忡忡之慮昔李斯包丘子同師荀卿之門李斯入秦為相執萬乘之權制御海内荀卿為之不食何者逆覩其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安於廈屋芻豢由此言之則利害之末計可覩記也已人務崇其勢位不惟其禍患之虞其不為荀卿之私憂者無幾矣　三事遡眞　李元薦

星者劉日新

明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荅曰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候太祖怒其不言

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太祖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曰不願欲富乎曰不願問何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太祖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宝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留曰既當死死於家耳荅曰當死於京遂至南京都市中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照映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玉科道問張尚書何以為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之言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玉算命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

殊域周咨錄

馬識傳

兼年之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西溪叢語 宋姚寛

國將亡聽於神

李後主末年洪州有婦人萬氏善言禍福遠近謂之萬善童江正臣謂時人曰此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也未幾而曹彬渡江　山居新話 楊維禎

治亂安危之理

雨將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温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其焰反明木將枯而其實反增人將死而其精血反盛行物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焦朽躰將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餘冬序録 明何孟春

先見

先見亦人之所難人始不信終乃服之如張九齡知安祿山必反玄宗曰卿毋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後祿山果反宋明帝泰始中兵乱宋主問蔡興蔡興曰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後子業之世衣冠百不一存衆服興宗之先見王旦思李沆土木甲

兵禱祠之事作之言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李師中以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曰他日乱天下者必斯人也呂獻可為御史中丞王安石新拜参政公彈之温公後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其他先見尤多足以資人之識

明道先生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夕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吾嘗者吾嘗行諸郷遍閲諸郷人惟此人有悖戻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宋施彦執　北窻炙輠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戯下無所知名又属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帰漢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撃降河内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内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末已逆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容齋續筆

昌平坂學問所

高識傳卷之七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